



秤称人心

◎ 姚国磊

小小秤砣压千斤，托盘装起善人心；
深山凿石洁如玉，传播育人知识新。

秋老虎的尾巴刚过，晨风就一天比一天凉下来了，沒的几天这里就得套草鞋【注1】了……！

跑了几天运输总站，才要到七、八辆给云天化拉货下来的车，还是从食品公司计划中压下来得。

昨晚装好滤料，今天再装上两箱鸡蛋和几箩鸡【注2】就该上路了，运输总站调配的车一般走规定路线，由赫章—威宁—宣威—沾益—曲靖—寻甸—嵩明—昆明。就该上路了……！我坐的这辆车，先给驾驶员说好帮送到昭通，自己再到东川进昆明，驾驶员很好说话，多绕一段路，当晚住昭通……！

天都全黑了，昭通，滇东北地区最大城市，云南第二大城市！总站招待所停车场已停的满满的，八人一间的房子还好有空，第二天驾驶员一早单个转威宁去了……。

清官亭，可能是文革的因素影响，没有任何标示，也不知叫清官亭，水池里集着一滩黑臭的污水，木楼板和门窗已毁损不少，满屋是蜘蛛网，漏雨的房顶，垮塌的梁椽，但亭的建筑构思及建筑形势还

是很到位的；园里几个铁笼里分别关着两只孔雀，一只孤独的猴子和一头黑熊，可能太早没见一个人，池塘里的垃圾，亭楼中的尘埃，小院里被折断的枝叉和满地的落叶，显得有些凄凉，当时还以为是卢汉或者是哪家大姓的庭院呢……！

陡坡街（好像是）：临街有几大刷骑马楼建筑，可以给厦门泉州的骑楼有得一比；一直上坡右侧一条不很宽的街，准确地说应该是条巷（相似于原昆明园通山下米厂心的巷子），巷口有宽厚的石踏步，一路下去阡回曲折，卖买非常热闹，石坎一侧有个秤摊，摊主六十有余；头带瓜皮小帽，身挎帆布围裙在修卖杆秤，杆桶中插着长长短短，红、白、黑各色秤杆；一根木色滑杆拿起，通长瞄几眼，适当校磨下，放在腿上，一手使钻一手移动，横点、竖点、信手钻眼，卯星，打磨，包头，装叨，安盘，配砣，校秤，在用潮石灰搓揉搓揉，一把崭新的“象牙黄”杆秤，像魔法似的半把个小时就完了！……“了不起……，凭手就能做把秤出来，怕是做过不少了……”！看完全过程，惊讶地说，“昆明来得……”？买家拿了秤走了，老师傅回问道：“做秤不难，熟练生巧，关键做的人要用心，秤才有准心，我做了一辈子秤，什么秤都做过……”！见老师傅有心聊，又问：“现在市面上用的三种秤，都有人来做吗”？“公斤秤要的人少，其它的都有人要，都能做……，就一样秤不做，“黑心秤”……，“做秤要讲良心，良心做秤讲究的是不差分毫……”，说着还用指头凭空的点几下“现在世面上拿老秤来充十两秤的，换砣，移叨，挪提的…什么都有人敢整，世道不同了……，这些年，玩“黑心秤”的吃香啦…，老辈子常说秤称人心啊…，秤称人心啊……”！边说边要力地在砣子上敲打着一个新秤钩，叮叮当……，叮叮当……，好像是在敲打着那个做假秤人似得……！谢过老师傅，站在石坎上看了一眼下面的集市，过称的、瞄准星的、加饶头、一片喧闹……。耳边回荡着“秤称人心啊……”！

车票是明早的，还有时间转转！身旁一条不深的巷子，巷口至大门口两边放着几大块较为方整的石块，“哦！好漂亮的刻石”……！顺路而进，大门砖柱上挂着《昭通印刷厂》，院子不大，两方有房约十余间，院内堆码着好多堆，大小不一的方石，有的已经使用过，有些如门外一样没处理平的；一个老师傅正蹲在一块已分划好米字格的左上格内书写着“大楷本…”几个反字；几个妇女各自用一块如城砖般大小的磨石在不停地磨着已精凿后的石块，屋内叮…叮…叮的敲击声，人还不少呢！八、

九个四、五十岁的老师傅用刻刀认真地照着底样，敲刻着大石块上的人物像和什么文章，各自的纸样本都放在各自的石块一角。奇怪的是这些大石块是怎么抬进屋里的，一块约八、九百斤呢……？

石刻印刷在昆明只见过遗石，没想到这里还有一定规模的作坊，而且还活着……！

当时没有机械，所有石刻工序都是人工处理，特别是精磨，在一块一米二、三见方的大石头上，手工磨的光滑如镜真要点技术。雕刻时也需特别小心，一点点差错，整块版面就得报废重来……。

走出厂门，顺坡而下，两旁破败的青瓦房显的更加古扑，有的房梁有些垮落，墙壁上的青苔和瓦沟上吊着的瓦花干悄悄得……！再走一段就到客运站了，路边有一个顶着盖头【注3】的妇女简单支了张桌子，摆两大簸箕牛头，牛尾、牛板筋在卖……，尝了一块还可以，买了一块五的，一大包，足足有一斤有余，连卖肉的妇女都说：“给是买去几个人吃呢……”？

注解：

【注1】套草鞋：一般到了中秋节前后，当地的气温就会突降，路面多宜结冰，为了解决出门摔跤问题，出门前鞋外还需套上一双草鞋，防滑。

【注2】两箱鸡蛋和几箩鸡：当时昆明市面物资供应紧缺，每次大宗滤料运输时，都稍带三、五千个鸡蛋，四、五十只鸡上昆明，分给公司职工改善一下生活。

【注3】顶着盖头：顶着头帕的回族妇女。

